

竹架上的时光

■孙如丰

这张泛黄的老照片，是已退休的九中老师孙国安珍藏多年的宝贝，前些日子，他特意把它送到我手上，说：“这个，该回家看看了。”我接过照片，指尖触到那粗糙的相纸，突然意识到——四十年了，整整四十年的光阴，都收进了这张薄薄的相纸里。

这是1986年的夏天，在陶山区大操场（也就是现在市九中）。主席台是用竹竿临时搭建的，几根毛竹一撑，铺上油毡布，再挂上一幅彭克忠老师写的红底白字横幅：陶山区中小学生田径运动会。两边对联写得醒目：发展体育运动，增强人民体质——这十二个字，现在读来，仿佛能听见那个年代铿锵的声音。

我那时上五年级，就在台下，跟照片里那两个爬竹架的“调皮蛋”差不多大，班主任是吴美娟老师。记得那天太阳挺毒，主席台上坐着县、区教委的领导，区委、区公所的同志，还有咱们的谢安武校长。他们每人头戴白帆布遮阳帽，那帽子是新的，白得晃眼，就像当时学校的气象——刚刚撤并了陶峰村小，开始附设学前班，一切都在往上走，一切都是新的。

再看这入场的队伍。最前头举着校旗的，是一男一女两个学生，旗上写着校名“陶山区中心小学”。后面跟着宣传牌“热烈庆祝陶山区中小学生田径运动会胜利召开”。再往后，是穿得雪白整齐的鼓号队，铜号擦得锃亮，鼓面还绑着红绸子。那时候没有现成的演出服，这些白衣衣服都是老师们带着学生家长，一针一线赶出来的。最后面是彩旗队和运动员，彩旗在风中猎猎作响，像一片流动的火焰。

说来惭愧，我当时也曾参加训练，可受不了起早贪黑的苦，中途打了退堂鼓，只能混在人群里当观众。看着同学们迈着正步走过主席台，胸脯挺得高高的，我心里那羡慕劲儿，至今记得。后来大会结束，还组织了游行，派出所的摩托车在前面开道，我站在路边，看着队伍远去，心里头第一次明白了什么叫“集体”，什么叫“荣光”。



这张照片，拍的是运动会入场式，可它照见的，是学校的一个重要年轮。

1986年，谢安武校长刚刚上任一年，张翠英副校长还在教学一线。今天之所以能如此清晰地“还原”这段历史，多亏了退休教师唐宝贤。唐老师当时是主持日常工作的副校长兼教导主任。多亏他前些年把这些珍贵的校史资料交到我手上，那些手写的记录、泛黄的文件，让我得以触摸那段岁月的脉搏。

那一代人，在简陋的竹架上办公，在漏雨的教室里备课。背景里那排老房子，那是原来的杨府庙，墙都斑驳了，可就是在这样的屋子里，学校建起了最早的教代会制度，搞起了“马心兰式数学教学法”实验，开始给每个学生建立健康档案。也是在这一年，撤并了河南、中村两所村小，教学班级达到了20个，学生1186人，老师48位。

那时候条件苦啊。北教学大楼的窗户还是木头的，玻璃碎了就用塑料布糊上。可就在这样的条件下，老师们把示范课开到全区，教研论文写得火热，“六一”儿童节

那天，上午游行，下午艺术操比赛，区委、区公所的主要领导都来了，市教研室蹲点指导。年底验收，学校和莘塍区小一起被推荐为“文明学校”候选名单，虽然最后因硬件条件差，只评上了“创建文明单位先进集体”，但那份精气神，已经扎下了根。

四十载春秋过去了。当年的竹架早已不在，变成了塑胶跑道和电子大屏幕；当年举旗的白衣少年，如今大概也到了含饴弄孙的年纪；当年那个怕苦没参加游行的五年级学生，如今成了这所学校的副校长……

时光流转，可有些东西没变——照片里那些仰望的脸，是对知识的渴望；那震天的鼓号，是对集体的热忱；那竹竿支撑的简陋主席台，是一种在困顿中依然要办好事、办成事的劲头——这所学校，从陶山区中心小学一路走来，经历撤区并镇、体制改革，一路走来，靠的就是这股劲儿。照片会褪色，但记忆不会；竹架会腐烂，但精神不会。愿大家都像这张照片里的前辈一样，在各自的年代里，做一个挺立的人，做一个把红旗高高举起的人。

一场隔着玻璃的争斗

■谢钦巨

打开窗，它没飞进来
依然朝玻璃扑啄，啄已滴血

望上去，阳光正照着三楼
当白头翁扑向玻璃窗时
突然里面另一只鸟也扑出来
它们在争斗，隔着玻璃



在它们数小时对峙中
十几鸟飞临，又像风飘走
近处的嫩叶反复被压低
许多青叶落向草地

阳光西沉时，白头翁飞走了
因为另一只鸟已败退逃离
窗沿的几颗果核和玻璃上的血迹
像是白头翁留下的胜利宣言

如果我不在，谁会知道那场争斗
暮色里，我在想我们和它有多像
自我曾多少次扑向另一个我
似乎无痕又滴血的争斗
只不过，隔着的是镜子是肉身
也是尘世万物

最亮的星星

■乔休

高中毕业后，我边上电大边代课，教初一语文。这是一所农场初中，坐落于田间。学校有十几名教师，十几个班级。雨水特别盛，小径泥泞，一步一滑，脚趾须抠着鞋底。小河上有座小桥，是一根圆筒水管，我走在上面摇摇摆摆，要学蜻蜓那样，张开翅膀，保持平衡。我视若畏途，一是怕摔进河里，二是怕不小心来个劈叉，骑在水管上，那也很痛苦。但每天四趟，又必须过小桥。学生们在后面模仿我，尤其是小胖妞小佟，起带头作用。过了桥，我一瞪眼，他们四下跑散。

我那时很瘦，有人调侃我，说风都能把你吹跑。搭班的蔡老师说，学生一吵闹，你眼睛瞪起来，他们就会伏下去。我看着她，眯眯眼，但学生都服她，小眼能聚光。有时我压不住阵脚，正烦恼着，课堂忽然安静下来，我就感觉到，蔡老师过来镇场了，班主任有威势。

教了一段时间，我也摸清学生路数了，就是说好听的吸引住他们，这还不容易？好多年后，学生回忆起我，还说当时上课听得爽。这估计是对我的好评。但我毕竟不是唱词先生，考到的内容还得教。好在我一瞪眼，他们也就伏在课桌上，都是街坊，太凶也不好。

跟学生处好关系，也会带来后遗症，就是傍晚时，家门口会长满“小蘑菇”，七八个学生探头探脑，窥视我家。我母亲在洗碗，说这是你学生吧，在对面站很久了。我一看，果然，全是学生。我说你们做完作业了？她们笑嘻嘻，说做完了。我不说话，她们也不走，你推我我推你，不时爆发出哄笑声。我见她们不听，就径自上楼了。过了会儿，母亲在楼下说：“让她们进来吧，这样站在门口，也不成样儿。”她和我一样，特别心软。我只好妥协，让她们进来。

小佟带头，七八个学生，一窝蜂地，鱼贯而入，塑料鞋底噼里啪啦，木楼梯上响成一片。我房间小，九平方米，摆一副桌椅，一张小床，多来一个人，就挤不过去。七八个女生一进来，跟叠罗汉一样，一个坐在另一个身上，还有一个再覆盖上去，钢铁床吱吱作响，最下面的小佟叫苦连天，但她丝滑半天，像鳗鱼似的，从边上滑了出来。坐不下的老实学生，就靠在门边，手放在背后，抠门框上的树皮，粉末瑟瑟往下掉。大家没什么话讲，就是爱傻笑，没理由也爆笑。我冷着脸，问她们，有

事吗？她们你推我，我推你，还是笑，没事，就来看看你家。我家好看吗？现在看过了，你们可以走了。她们哈哈大笑，楼梯板噼里啪啦，走得一个不剩。

过一天傍晚，她们风雨无阻，还来，嘻嘻哈哈，叠罗汉一样堆在椅上、床上。我照例问，有事吗？没事，来看看你。我说白天看一天了，还看？她们又笑。

“包打听”黄老师也每天来，没什么话讲，站着翻翻书。他见我房间里坐满学生，就装出恍然大悟的样子，也不知悟到啥了。她们见势不妙，就站起来告辞，临走时借走《普希金诗集》。这是当时人们往来的伎俩。

学生们照来不误，天天报到。上下三集《红楼梦》，借了又还，还了再借。黄老师像巡逻兵一样，风雨无阻，来了就走。到温州领来诗歌获奖奖状，我也特意摆在桌角头，黄老师见了，欣喜若狂，奋笔疾书，投稿县广播站，三日后的中午，邻居们吃着晚饭，从屋角头广播里，听到我拿奖的消息。

小镇就一条街，大家无处可去，没有电视，八个样板戏电影，倒背如流。小镇时常停电，墨色天空望出去，一片宁静，只有我的小屋亮着煤油灯，照着几张老面孔。

这走马灯似的情景，直到我到温州工作，才告一段落。我没和他们告别，辞职离开家乡，校长气得跳脚：“功课都排好了，我临时到哪儿叫人。”只能说抱歉，我要寻找我的前途。

偶尔回家，也没遇到他们。我像进了离心机，把原来的生活痕迹，甩得一千二净。再过十几年，学生办同学会，找到我。蔡老师也来了，一起叙叙旧。学生们老练了许多，那些厮跟着的女生，也都已成家立业。我没见到小佟，学生过来敬酒时，就问，怎么没见小佟？老师你还不知道？她早就去世了，癌症。我大吃一惊，什么时候的事？她说，初中毕业后吧，治疗一年多，就去世了。

聚餐后，我离开酒店，想起年轻时的情景，浓郁的情绪，挥之不去，心口沉甸甸的，那一口酒就梗在心口了。人的生命那么顽强，又那么脆弱。我想起她们小时候，聚到我家，挤在房间里叠罗汉，笑声像银铃般飞扬。我抬头看天空，星星点点，小佟是否也如神话说的那样，化作星星飞上天了，我希望，她是最亮的那颗星。

一瓶意大利金酒

■金洁

意大利华侨朋友平回国，发微信说有件小礼物送给我，还特意强调：“你一定会喜欢的。这里面藏着我们的故事……”一个省略号引发我诸多想象。待我到指定地点，拿到那个精美的红色礼盒袋，回家迫不及待拆开，居然是一瓶金酒！

我一时有点恍惚，一个不善喝酒的人，不管什么好酒，于我而言无异于暴殄天物，谈何“一定会喜欢”？可是既然平这么肯定，我想应该是有缘由的，便忍不住端详起来。晶莹剔透的瓶身，呈现深邃的蓝色，上面还有一幅地中海风景插画——色彩斑斓的房子顺着山坡铺开，远处是白色的教堂尖顶，近处还有一艘小小的渔船正从港口驶出。说实话，我还是第一次见到瓶身上的插画，何况画得如此有韵味，我当即喜欢上了。于是，赶紧给她发微信：“亲，这岂止是一瓶金酒？妥妥的艺术品！我就不客气收藏了！”

平随即发来两张照片，一张是我们一帮朋友随性而唯美的合影，2019年暑假赴欧洲旅游时拍摄于意大利。另一张是纯风景图，跟金酒瓶身上的插画如出一辙。细看发现第一张照片拍摄地跟这幅风景图完全一致，正想顺着这一思路打捞故事情节，平抢先发话：“还记得非诺港



吗？这可是你我‘一见钟情’的地方！当时你不满意任何人给你拍的照片，就是我不意间给你拍了一下，你却喜欢得不行。就这样，我们的友谊从此开始。”

难怪刚才我看到瓶身上的图案感觉似曾相识，原来这就是有名的波托菲诺小镇，那里有一个被彩色房子和蔚蓝天空包裹的小广场，那天意大利朋友带我们在此观赏“世界上最迷人的渔村”，然后发生了平所说的“我们的故事”。不等我回复，平继续补充说明：“有一天在大公司里突然看到这款以旅游胜地波托菲诺命名的酒，自然就想起了你，于是就买了。”平就是这么一个感性的人，而我们的友情又是如何不断升温乃至一发不可收的呢？

出国前，平是一位中学教师，但那时我们没有任何交集，只是浅浅地互相认识而已。出国后，平与老公经营一家服装店，过着幸福美满的生活。那次在意大利，我们几天短暂相处后，相见恨晚。后来，微信成了我们沟通交流的重要工具，每一次聊天都拉近了彼此间的距离。我喜欢发朋友圈，她比我有过之而无不及，生活中那些不起眼的点滴美好，都是她信手拈来的素材，在她看来都值得记录和赞美，于是点赞和评论成了我们发自内心的经常性互动。而她在成了我的忠实粉丝后，不仅到我的公众号给我的文章留言，还多次破费给我打赏，任我怎么劝阻都没用，害得我再也不敢开启打赏功能。

最近几年，平回国次数相对较多，但每次都是行程满满，我们即便相聚也总是匆匆忙忙，但这并不影响我们的友情，因为我们互相理解并彼此懂得。当我郑重其事地把波托菲诺金酒摆进酒柜时，手机里刚好响起毛阿敏演唱的《永远是朋友》。那一刻，我很想告诉平：人与人之间真的是有缘分的，那是两个同频灵魂的自然靠近，在这场跨越万水千山的双向奔赴中，我们身心愉悦，如此，足矣！

图说 我们的价值观

上善若水常处下 至德本在百姓家

富文明主 和由谐 自等由 公平正 法治国 爱业强 敬信善 教业强

中宣部宣教局 中国文明网

地址：浙江省瑞安市安阳街道万松东路218号 邮编：325299 电话：(0577) 总编办：65816333 发行部：65836178 广告部：65917777 广告发布登记证：3303812017001B 全年订价：258元 印刷：温州浙报文化有限公司